

民國混世魔女孔令俊

□李偉

民國「四大家族」之一孔祥熙的二千金孔令俊，十歲出頭就學會射擊，十三歲開車，不着女裝，或西裝革履，歪戴禮帽；或商賈打扮，手持摺扇，口叨雪茄，令人莫辨雌雄，人稱「混世魔女」。當時流行一句話：「你不要神氣，小心出門叫你碰上孔二小姐。」

孔令俊孔二小姐，民國時期「四大家族」之一，行政院長孔祥熙的二千金，「第一夫人」宋美齡的乾女兒。她從小撒野成性，在學校最喜歡挑起同學打架鬥毆，自己則作壁上觀。十歲出頭，她就學會射擊，十三歲即會開車。孔二小姐不着女裝，留大背頭，或西裝革履，歪戴禮帽；或商賈打扮，手持摺扇，口叨雪茄，令人莫辨雌雄。有人稱她為「混世魔女」。

怒拔手槍擊斃交警

在南京，一次孔二小姐駕車兜風，因違反交通規則，被警察教訓了幾句，她一怒之下竟拔出手槍，將該交警當場擊斃。據說後來南京流行一句話：「你不要神氣，小心出門叫你碰上孔二小姐。」

還有一次更邪乎，孔令俊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和雲南軍閥閻雲的三公子因一點口角，在重慶中央公園開槍對射，誤傷了不少遊人，當即成為重慶市轟動一時的新聞。

孔二小姐在外面極為刁鑽蠻橫，在孔祥熙面前也指手畫腳，插手人事安排等事項，搞得孔祥熙毫無辦法。最厲害的是，她連蔣介石的東西都敢去動。據說某次何應欽發來一紙緊急公文給蔣介石，被孔二小姐從文件夾中翻閱後隨手拋開，害得何應欽反覆催詢，蔣介石莫名其妙，急令侍從室追查，於是查到孔二小姐頭上，蔣介石哭笑不得，然後不了了之。

俗話說玩火自焚，孔二小姐玩出的大事，最著名的就是「飛機門」事件。1941年底，蔣介石派飛機到香港，親手圈定將大公報避難老報人胡政之接回重慶，飛機着陸重慶機場後，大公報主編王芸生沒有看到胡政之，只看到孔二小姐的家僕及17隻狗。王芸生遂草擬社論一篇予以揭露，霎時間舉國譁然，學生遊行，于右任彈劾，孔祥熙不得不辭職下課。

胡宗南不敢高攀

孔二小姐愛搶愛車，就是不愛讀書，宋霽齡暗自着急。為了獲得一張像樣的文憑，1942年，宋霽齡聯絡到上海聖約翰大學一位美國教授（Votau），獲得格外開恩。於是宋霽齡在重慶找了幾名留過洋的博士教孔二小姐「讀書」，之後順利拿到了該校的畢業文憑。

孔令俊拿到文憑後，宋霽齡又關心起她的婚事來。這時，陳立夫向孔家推薦了一位乘龍快婿——「西北王」胡宗南。胡宗南祖籍浙江孝豐，當過小學教師，後考入黃埔軍校。1942年，胡宗南已升任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，統轄29、37、38幾個集團軍。在黃埔軍校畢業的數千名軍官中，第一個被蔣介石授予陸軍三星上將，是國民黨軍隊高級將領中最有實力的少壯派。

就在胡宗南暗自得意時，孔祥熙的死對頭——軍統頭子戴笠託人給他捎話，說孔令俊平日



孔令俊（左）與父親孔祥熙和母親宋霽齡合照

性格乖張，行為不軌，娶她當媳婦可說是引狼入室。胡宗南犯嘔吐了，這孔令俊可不比其他女人，不順眼可以休了。萬一是個母老虎，在家作威作福，他胡宗南豈不自找苦吃？

胡宗南頗有心計，他電告陳立夫，近日軍務繁忙，不便離開，只能煩孔二小姐大駕親自到西安來一趟了。耳聽為虛，眼見為實，你孔二小姐是騾子是馬，只要到西安來一趟，就能露出廬山真面目了。

孔令俊到達西安後，被安排到臨潼華清池。孔令俊在華清池住了幾天，沒見着胡宗南，反被通知有記者要來採訪。「記者」便是胡宗南所扮。他身着西裝，肩挎照相機，還黏了一撮假鬍子。胡宗南走進客廳，只見孔令俊身着黑色嗶嘰西裝，繫一條紅色領帶，一隻手拿着一支古巴雪茄，一隻手牽着一條黃毛哈巴狗，正衝着窗戶吐着煙圈。

竟跟軍官夫人同居

孔令俊一邊逗狗一邊似問非問地說：「找我有什麼事？」「想……請教幾個問題。」胡宗南慌忙遞名片。「就你這個德性，還當記者。」孔令俊出言不遜。「也不撒泡尿照照，就想採訪我？回去告訴你們社長，叫他直接來找我，否則別怪我不客氣！」胡宗南強忍住怒火，繼續陪出一副笑臉，表示希望能拍一張孔二小姐的照片。

「在上海，我的一張照片值10萬塊。滾吧！」孔令俊對胡宗南更加不屑一顧。照片沒拍成，胡宗南卻憋了一肚子氣。回到住所，胡宗南把

假鬍子一扔，照相機一摔，大罵了一通。

孔令俊給胡宗南的印象太壞了，舉止粗俗，毫無教養，不男不女，目無一切，還端着個臭架子。這樣的婆娘娶進來，還不得像姑奶奶供着。胡宗南嚇出了一身冷汗，他立刻給陳立夫打電話，說日軍在秦嶺準備發動進攻，他必須立即到前線督戰，軍情緊急，個人的事只好暫時放一放，請他原諒。

孔令俊豈是好糊弄的主？她直接把電話打到胡宗南的司令部，對胡的參謀說，她必須見到胡宗南，否則她就不走了。胡宗南這才發現事情沒有他想的那麼簡單。一計不成又生一計，他答應過兩天親自向孔令俊道歉。

兩天後，胡宗南帶着兩個貼身衛士來到華清池。這次他一身戎裝，腰繫武裝帶，手戴白手套，肩挎左輪手槍。孔令俊也學乖了，身着套裙，腳穿高跟鞋，頭上和脖子上灑滿了香水。

到達遊玩地後，胡宗南依計而行，與孔二小姐步行觀光，大約走了兩小時小路，孔二小姐腳上打起了水泡，累得上氣不接下氣。胡宗南佯裝不知，依然讚美風景，絲毫沒有憐惜惜玉的表示。遊玩結束後，孔二小姐一回到家，便大罵胡宗南混蛋，並發誓說：「就是他胡宗南當了皇帝，我孔某人對他也毫無興趣。」

從此，孔令俊再沒有和任何男人正式談過戀愛，更不要說結婚。此後的孔二小姐，行事更加怪異，模仿男人「三妻四妾」。在重慶時，她公然跟一名軍官夫人同居。在她的嘉陵公司裡，大家都稱呼孔二小姐為總經理，稱呼這名軍官夫人為「太太」。

從公眾視野中消失

孔令俊不男不女，陰陽怪氣，很多人都討厭且迴避她，連她的親生母親宋霽齡都嫌她三分。但是，她却得到了宋美齡的鍾愛。宋美齡常常誇讚：「令俊天生豪放，女生男相，很像我。」據說孔令俊有次跟宋美齡出行，原定乘坐第二輛車，孔二小姐強烈建議她改乘第五輛，結果第二輛車被敵機掃射得百孔千瘡。當孔令俊和胡宗南的「戀愛」失敗以後，宋美齡就把孔令俊認作乾女兒。

如果以為孔二小姐只知道撒野胡鬧，那就大錯特錯了。此人天生會做無本生意大把撈錢，善於利用自己的獨特身份大發國難財。至於孔二小姐撈了多少錢，大概只有天知道。

蔣家王朝土崩瓦解後，孔令俊沒有隨家人定居美國，而是去了台灣，跟隨在乾媽宋美齡身邊。由於孔家人對她的行蹤閉口不談，孔令俊從公眾的視野中消失了，一晃就是二十多年。直到1975年，她攜着宋美齡出現在蔣介石的葬禮上，人們才發現她原來隱居在台灣。

好事的新聞記者開始打探她的個人生活，然而，他們得到的結果卻使他們覺得索然無味。原來，這名在抗戰時期紅極一時的孔二小姐，這麼多年裡仍孤身一人，沒弄出任何可以讓新聞界熱炒的「桃色新聞」。她默默地做着宋美齡的乾女兒，貼身管家，而且變得循規蹈矩，這實在叫人難以置信。

（摘自李偉《孔二小姐外傳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）

灣仔軒尼詩道

□梁濤

街名由來

軒尼詩道（Hennessy Road）是灣仔區主要的街道，這條路貫通整個灣仔區，由軍器廠街口起，直至波斯富街口止，西接金鐘道，東接怡和街。軒尼詩是香港第八任總督的名字，全名應寫作約翰·波普·軒尼詩爵士（Sir John Pope Hennessy）。他於1877年4月22日履新，1883年3月離開香港。在任六年當中，很多英國人認為他是最不受歡迎的港督，但是華人則對他表歡迎。從兩件事可以說明這些不同的觀點。

▲貫通整個灣仔區的軒尼詩道

當時大會堂內有博物館和圖書館，大會堂向來由英國商人管理及捐助經費，對華人極歧視，平時不許華人入內參觀。軒尼詩爵士反對這種種族歧視，因此與英國商人鬧得不愉快。

另外一件對華人社會極重要的事，就是他批准保良局成立。當時香港拐帶婦孺極為猖獗，他們在中國大陸拐帶兒童及婦女來港出賣，很多婦女被賣進妓院當娼，這些可憐的婦孺投訴無門，保良局的成立，對遏止拐帶及逼良為娼起很大作用。

基於這些原因，他雖然於1883年離任，卻一直沒有用他的名字命名街道。在整個19世紀至20世紀初，負責規劃道路命名的都是英國人，他們一直認為軒尼詩是不受歡迎的港督。

灣仔區於1929年填海工程完成時，才將主要的一條大道用他的名字命名。當時，距離他離任已經40多年了。

（摘自梁濤《香港街道命名考源》，香港政府出版）

南社巨子柳亞子

□曹聚仁

名人軼事

清末文壇，南社是擔負着時代的任務的。柳亞子、葉小鳳諸先生是東南重鎮，文名甚盛。我是新南社的人，卻承柳先生看得起我，許多話都談得攏。

亞子者 啞子也

十九世紀，可以說是一個革命的時代。（魯迅先生說：所謂革命，那不安於現在，不滿意於現狀的都是。文藝催促舊的漸漸消滅，也是革命。）南社首先揭出革命文學的旗幟，和同盟會的革命相呼應。我們可以說：南社的詩文，活潑淋漓，有少壯朝氣，在暗示中華民族的更生。那時，年輕人愛讀南社詩文，就因她是前進的，革命的，富於民族意識的。說也有趣，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後，那一段時期的政治，幾乎可以說是陳英士派的武治，南社派的文治。我在南社紀念會說過這樣的話，柳亞子先生為之首肯。

南社派的文學運動，自始至終，不能走出浪漫主義一步，由南社文人走上政治舞台的分子，有革命的情緒而無革命的技術。在破壞上盡了相當的力量，在建設上並顯不出過人的本領來。

亞子先生對朋友最誠懇，可是直性子，

對蔣氏獨裁作风容忍不住。到了抗戰時期，志趣相去越來越遠，柳先生便走向社會革命的路子去了。其時柳先生寄寓香港，曾投函蔣氏，有所規箴，中有「小朝廷沾沾自滿」之語，蔣氏一怒，乃有開除他黨籍之舉。（小朝廷，指重慶時期之國民政府。）而今柳先生歌頌新中國，與毛主席時有唱和，南社文治的時代，也化為過眼煙雲了。

柳先生也是白白胖胖的一個文士，口吃，談吐卻很溫文爾雅。自稱棄疾，號亞子；亞子者，啞子也。他動筆寫稿，比我還潦草。有一回，他寫了一信給我和張天放先生，信尾上說：「你們讀不懂的話，隔天見了面，我再讀給你們聽！」我們看了，為之大笑不已。

澄清南社時代性

邵力子、柳亞子二先生，都是迫得上時代的人。近五十年的中國，不知變了多少場面，他們總是站在時代的前面呢！

這兒我要引用一封信，來說明南社的時代性。

聚仁先生：

讀二十月十日《社會日報》《紀念南社》一文，敬拜昌言。我覺得在今日的言論界上，頭腦清楚而使佩服的人，除了魯迅先生以外，怕只有你曹先生了。



1949年毛澤東（左）會見詩人柳亞子

對於南社，我覺得二十年來的評壇上，很少有持平之論；捧南社的講它是如何有功於革命，我自己也頗有些癡願。我以為南社文學，在反清反袁上是不無微勞的。不過它不能領導文學界前進的潮流，致為五四以後的新青年所唾棄，這也是事實。然而，像胡適之博士論南社，以「淫濫」兩字一筆抹殺，反而推崇海藏之流，我自然也不大心服。我以為講三十年來的中國文學史，南社是應該有它的地位的；至於如何的平情功罪，那要聽史家的評判了。魯迅先生說：「希望革

命的文人，革命一到，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，在中國便曾有過的。即如清末的南社，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，他們嘆漢族的被專制，憤滿人的兇殘，渴望着『光復舊物』。但民國成立以後，倒寂然無聲了。我想，這是因為他們的理想，是在革命以後，『重見漢官威儀』，戴冠博帶。而事實上並不這樣，所以反而索然無味，不想執筆了。」（《三閑集》）周作人先生說：「南社的名士，在現在看去似乎已是老輩，但與清末詩人卻又聲氣不相通的。譬如陳佩忍、黃晦聞，未必會同王壬秋、樊樊山往來，這雖只是推測，大致總不會錯吧？」（北新本《曼殊全集》第四冊）這兩位大師的話，我以為是很持平的。雖然南社在反清成功以後，還有反袁的一幕，並不如魯迅先生所講的『索然無味，不想執筆』。然而魯迅先生承認南社為清末鼓吹革命的文學團體，其識見也高出胡博士之上了。至於作人先生分別南社名士與清末詩人的不同臭味，在我，也很覺得是愜心賞當之論吧。先生以為如何？

走出浪漫主義

先生的友人，發現近十年來的中國政治，只是陳英士派的武治，南社派的文治，這話倒是很有趣味。陳英士先生也是南社的老友，那麼，近十年來的中國政治，可說是文經武緯，都在南社籠罩之下了。有一個時期，南京的行政院院長是汪精衛先生，代理立法院院長是邵元沖先生，司法院長是居覺生先生，考試院長是戴季陶先生，監察院長是于右任先生，而中央黨部的秘書長是

葉楚傖先生。我開着玩笑說：「請看今日之域中，竟是南社之天下。」這也可以和貴友的言論互相印證吧，不過先生認胡漢民先生為南社中人，那是錯誤的，怕先生是上了朱鳳蔚兄的當吧。胡先生從前並沒有加入南社，雖然現在南社紀念會也很想羅致他呢！

先生說南社的缺點是詩的而不是散文的，南社的文學運動，自始至終不能走出浪漫主義一步，這話是對極了。在此地，我們不能不想起世人所忽略的新南社來，就是我和先生在當時所共同發起的新南社。因為新南社生命的歷史太短促了，所以大家對他都很忽略。其實，南社是詩的，新南社是散文的。請到文學運動，新南社好像已經走出浪漫主義的範圍了吧。南社的代表人物可以說是汪精衛先生，而新南社的代表人物，我們就可以舉出廖仲愷先生來。汪先生是詩的，廖先生則是散文的了。

所以我說，無論如何，新南社對於南社，總是後來居上的；倘然廖先生不死，也許近十年來中國政治的局面，不會是現有的局面吧。那時候，或者南社派的政治，可以變成新南社派的政治，也未可知。可惜廖先生的壽命太短促了，也和南社一樣。這是我向來的持論，先生也許會贊同吧。

先生勉勵我們跳出浪漫主義的圈子，不要忘記革命文學的責任，我是深深地感謝先生的，請先生隨時隨地來指教我們！

再會！

柳亞子 一九三六，二，一三夜
（摘自曹聚仁《文壇三憶》，三聯書店）

編餘漫筆

民國奇人 孔二小姐

□王鉅科



詩人柳亞子

隨手翻開一本回憶民國四大家族的書，裡面免不了要提到一位大名鼎鼎的怪人：孔家二小姐孔令俊。

孔二小姐從小撒野成性，在學校最喜歡撒弄是非，挑起同學戰鬥，自己則作壁上觀。十歲出頭，她就學會燒槍，十三歲開大膽車。宋美齡非常鍾愛她，常常誇讚：「令俊天生豪放，女生男相，很像我。」據說有次宋美齡出行，原定乘坐第二輛車，孔二小姐強烈建議她改乘第五輛，結果第二輛車被敵機掃射得百孔千瘡。

孔令俊又名孔令偉，是孔令侃的妹妹，在家人排行老三，比孔令侃小三歲。人稱孔二小姐，一生下來就墩墩實實，活潑好動。上小學時，孔令俊喜歡和男孩子玩，更愛打架、鬥嘴。有一次保姆對孔令俊說，女孩應該文靜一些，孔令俊聽了大笑一聲：「那我就偏不文靜，看你能把我怎麼辦！」

十四歲時，孔令俊長得眉清目秀，出落得像個大姑娘。可她偏要女扮男裝，把頭髮剪得短短的，有時穿黃呢子軍裝像個年輕軍官；有時西裝革履像個學者；有時又一身長樹像個紳士。一般不認識她的人，第一次見面很難分清她是男是女。

孔祥熙和宋霽齡對孔二小姐嬌慣寵愛，她不僅飯來張口、衣來伸手，而且想要什麼便能得到什麼。和孔令侃一樣，她也老子天下第一，把誰都不放在眼裡。在南京和後來的重慶，她都橫行霸道且無人敢管。

本期文摘，選刊了李偉《孔二小姐外傳》中的部分精彩內容，對這位民國奇人有興趣的讀者，不妨一閱。

另一篇長文《南社巨子柳亞子》來自曹聚仁的《文壇三憶》。清末文壇，南社是擔負着時代任務的重要文學團體，柳亞子則是南社發起人（1909年創辦），南社的核心人物。

柳亞子（1887—1958年），江蘇吳江人，原名慰高，字安如；後改名人權，字亞盧。

人權、亞盧，皆有來歷。

柳亞子受西歐民主思想熏染，崇拜盧梭，「亞盧」者，亞洲的盧梭也。

1903年，他寫過一首長詩《放歌》，其中一段道：「我思歐人種，賢哲用斗量。私心竊景仰，二聖難頌頌。盧梭第一人，銅像巍天間。《民約》創鴻著，大義君民昌。胚胎革命軍，一掃稅與糠。百年來歐陸，幸福日恢張。繼者斯賓塞，女界賴一匡，平權當想像，公理方翔翔。謬種醉前人，妄詭解剖詳。智慧用益出，大哉言煌煌。」

柳亞子曾在報刊上宣傳盧梭的民約論，提倡民主主義，反對向君主乞求的君主立憲制。他在一篇文章中，用通俗的語言，解釋了盧梭的民約論思想，最後號召讀者：「諸君諸君！認定宗旨，整刷精神，除暴君，驅異族，破壞逆頑專制的政府，建設皇漢共和國的國家，那就是諸君的責任了。」

作者曹聚仁，則是個橫跨政治、歷史、新聞和文學「四界」的傳奇人物，素有「謎樣的人物」之稱。

曹聚仁乃國學大師章太炎入室弟子，與魯迅交往密切，著有《魯迅評傳》，1950年隻身來港，曾任記者、編輯、教授。1956年起，曹聚仁為國共和談之事頻頻北上，是中南海毛澤東、周恩來的座上賓，台灣蔣介石、蔣經國父子也秘密邀其「暢談」，密商兩岸和平統一事宜。這位左右逢源的傳奇人物，1972年病逝於澳門鏡湖醫院。

香港遊蹤



赤柱美利樓

美利樓（Murray House）是香港一座具有維多利亞時期色彩的建築物，原址在香港島北岸的中環，今中銀大廈位置。

1987年，中銀大廈興建。美利樓拆卸後，由於其歷史價值，香港政府決定將這座建築物完整保留，覓地他遷。當年拆下來的建築物料，超過3000件。1994年，香港房屋委員會決定將美利樓搬遷至赤柱。

整座建築物於2001年重建完成，並於2003年重新開幕。

美利樓糅合中西式建築設計特點：西式圓柱，中式瓦頂。這是香港殖民時期常見之建築設計。中環時期的美利樓，曾是一級歷史建築；遷至赤柱後，因位置不同，建築物改變，已由一級歷史建築降不予評級。現在，美利樓一樓是「海事博物館」，二樓已成西式食肆。

□懷舊堂主 圖、文